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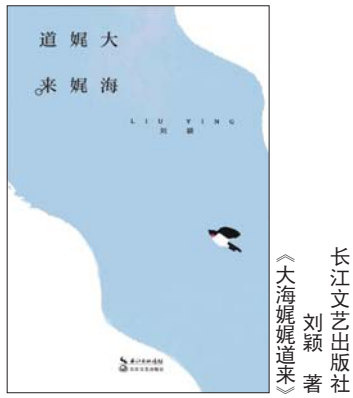
在大海娓娓道来中，讲述多重的“自我”

记者 李康宁

“没有什么认领我，我是自己的临界/漂浮物般没有归属”。这是出自诗集《大海娓娓道来》中的一首作品——《临界》。来自烟台的诗人刘颖，以多样的视角和丰富的灵思，在一个个虚实相生的诗境中，探寻“自我”的价值意义。这部诗集打动了更多读者，引来了文学评论界的热切关注。

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丛新强认为，刘颖的诗不断地追问着“自我”的存在，逼近着“自我”的状态。或者“再恨一遍”，或者“再爱一遍”；或者“获得新生”，或者“重新命名”；或者“个体分解”，或者“自陷孤独”；或者“彼此深情”，或者“四海为家”……如此在生命的两极甚至多极的互为关系中，确立“自我”的主体意义。即便“一个人的江湖”，也要风生水起；即便各有各的“辉煌”，也终究归于墓碑上的“普通人”……如此在悲悯的自觉体验中，深刻感受生命的循环往复和归于平淡。越是对世界满怀热爱，越是认清了“自我”的“小一些，更小一些”，以至于埋首于尘埃里。尽管往后都是余生，但仍然选择“悄悄爱着”，因为爱能克服有限、否定不幸、完善人生。刘颖的诗思沉潜、诗艺纯粹、诗品谦卑，显现触动心灵的内生力量。

在这本诗集中，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马兵关注到了刘颖对于“中年”的描述。他认为这种视角不免让人想起诗歌圈中常被讨论的“中年写作”——所谓在“累累果实与迟暮秋风之间、在已逝之物之间、在深信和质疑之间、在关于责任的关系神话和关于自由的个人神话之间、在词与物的广泛联系和精微考究的幽独行文之间转换不已”的心境；除了这些，刘颖还有独属于她的“中年”关切。去除燥火，偶尔焦虑，更多的是沉凝和澄澈，



是平常处的精警，也是日常中的洞见。使她获得“中年”的新生的，不只是娓娓道来的“大海”，还有“湖水”，有“落下的樱花”，有“一场初雪”，有“一把空椅子”，这些难言新颖的意象经过她的淘洗和熔铸——淘洗掉陈旧和俗套的诗思，熔铸进精神的心象和高妙的语感——之后，变得既有现代的坯子，也有古典的釉色。还有，她的诗作常在平静中暗蓄张力，像《归来》中“向下”和“向上”的思辨，《月非月》中“勇气”和“恐惧”的互证，《我这个胆小的人》中柔弱和“坚硬”的均衡，这些诗作皆内蕴一种骨力，让清朗的诗风别具一种冷峭。

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掖平同样对刘颖的诗集《大海娓娓道来》不吝赞美之词。她认为，这本诗集流淌着安静，涡旋着睿思，飞扬着灵性，是一部让人心生欣悦和敬意的优秀诗集。其抒情，从涵容着微妙复杂爱恨情仇的大海之娓娓道来出发，沿着希冀与失落、欢喜与忧伤、温柔与尖锐、宽容与挑剔、顺从与质疑、隐忍与反抗等多条二律背反的情思路径展开，建构起一个既充盈着丰饶的哲思理意，又跃动着鲜

活的生命感觉的诗歌场域，真诚而细腻地倾泻着内心深处对大千世界和芸芸众生的爱与忧思，丰满而立体地雕绘出一个时而快乐、时而痛苦、时而缱绻、时而决绝、时而寂寥、时而喧闹、时而明晰、时而暧昧、时而跌落、时而飞扬、时而抽象、时而具象、时而明亮、时而暗淡的“自我”形象。

抒情主体“我”的精神冥想在诗集中俯拾即是：既有对古典诗学的深情回望和致敬，隐喻着对德义的尊崇、对理想的笃定、对爱情的坚守，又有警觉、怀疑、反思的现代性心灵幻境的奇妙组接，指向对性别的睿思以及对自我灵魂的剖析。

叙述主体“我”的纪实性、具实性的现场实写，在诗集中更是随处可见，各种各类弥漫着日常烟火气息的生活场景和自然物象，自然而然又鲜活生动地绽放于诗句和词语里。如“泥胡菜、小蓊、羊蹄根/这些跳跃的脚步把村庄领回春天/拉拉藤不听劝告/它就是要野蛮到天边”（《野菜》）、“狗尾草对着自己的影子点头”（《秋安》）等。这些表面看来似乎很寻常且缺少审美意蕴的生活景象和物象，被诗人带入沉静幽深的诗意中，通过前后勾连和左右兜转的比附与寄托，与自我对生活尚存的安宁与神奇的文化认知融会贯通，从生动的细节中涡旋出一种现代戏剧意味，蕴含着丰厚而多层次的象征能指性。

李掖平表示，这种当下与远方自由往返与日常与幻梦交织并置的交互性特征，使诗人自我与大海、自我与世界万物、自我与自我呈现出一种自然妥帖的高度契合，诗作内在的情思空间得以切实的拓宽与拓深，其和谐而合理的诗歌秩序和丰饶而自足的诗美世界，表征出一种凝神思考、安静写作、尚美唯美的艺术追求。

阅读与记忆

□孙永庆

对于热爱生活的人来说，发现是很有趣的事。生活中就有些不期而遇，比如在观赏植物时，忽然看到一株不认识的植物开了一朵鲜艳的小花，一股莫名的幸福感会油然而生。一个文学爱好者发现了自己心爱的作家的作品，就像碰到一见钟情的恋人那样兴奋，读“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”就是这种心态。

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兴未艾，涌现出许多研究现代文学的知名学者。他们开始反思现代文学史撰写中的诸多问题，在现代文学史领域，进行了重写文学史的讨论。这一时期的现代文学史，注重介绍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、老舍以及左翼作家等，却忽略了一些文学创作风格迥异的作家。例如张爱玲、徐訏、无名氏、梅娘、沉樱、陈西滢等，那时连许多现代文学研究者也不知为何人，更没读过他们的作品，别说是普通读者了。正如孔范今教授在补遗书系总序中所说：“由于旧时的偏见和特定历史阶段的合理选择，长期以来呈现在广大读者和研究者面前的现代文学，竟是一个很不完整的世界，许多在当时颇有影响的作家、作品迄今鲜为人知。近年来虽有部分作家的部分作品被陆续重印，但毕竟尚有较多遗漏。”

为了改变现代文学研究的这一现状，孔范今教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学术策划，编一套现代文学补遗的大书。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，搜集资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。孔范今教授带领刘海栖、张华、李夜半、苑良珍等学者，北到东北三省，南到福建、广东，奔波于天南海北，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。拜访许多健在的老作家，翻阅旧时的报刊图书，从中发现线索，再按搜寻到的蛛丝马迹去寻找有用的资料，有的还是托海外朋友觅来。学者们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，从海量的史料中，寻微探珠，不辞辛苦，为我们编选了许多遗漏作家的优秀作品，最终完成了“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”。这套书含小说卷八册、诗歌卷两册、散文卷两册、戏剧卷两册，计四卷十四册，约八百余万字。若不是孔范今教授这项具有超前意识的倡议，这些作品可能会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，那将是多么遗憾的事啊。

其实读者并不在乎这些作家是否进入文学史，能读到这些在文学史中失踪的作品，就足够了。我们这代读者是多么幸运，有这么多学者去求索，让我们读到这些作品。这套书的出版也推动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进展，促使出版界重新审视现代文学史中遗漏的作品，让那些优秀的作品重新出版，惠及更多的读者。

如林徽因，大多数读者知道她是著名建筑学家，她的文学成就并不被人重视，文学史中也没有论述。在《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小说卷一》中，对林徽因的文学作品进行了介绍，选入了《窘》《九十九度中》，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大力推介，学者们是富有前瞻性眼光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读者们开始喜欢她的诗歌、小说，出版社也争相出版了她文学作品集。随便进个书店，大多能看到关于林徽因的书，她的传记作品有十多种了吧，真是写不尽的林徽因。

至于徐訏和无名氏，被研究者称为现代文学的两大狂人，他俩的小说曾经红极一时，可谓洛阳纸贵，却被湮没尘封了半个世纪，更少有人知道了。《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小说卷六》选入了徐訏的《风萧萧》，《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小说卷七》选入了无名氏的《海艳》，让读者一睹他们的文采。花城出版社也看到了商机，一下推出了无名氏的七本系列小说。汉语大词典出版社推出了“海派小品集”，选择被尘封的海派作家的散文小品文，编辑了这套文丛，从我的存书中知道，当时已经出版了十五本，还有一些选本待出，其中就有徐訏的《文学家的脸孔》，无名氏的《沉思琐语》。

“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”的编写是从学术研究层面设想的，因其所选作家作品风格的多样性，它的阅读层面竟延伸到普通读者。这套书的名字也好，补缺“遗珠”之憾，补遗这个词易触发读者想看看的意念，就会进入别样的现代文学百花园。阅读这样的书，回望现代文学的美好存在，把它留在记忆里，用编写者们的治学精神，滋养自己的心性。

(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学语文高级教师)

家庭的模样：温暖又不失界限

□禾刀

家是孕育生命、呵护生命的温暖港湾，在许多人的脑海中是满满的甜蜜记忆。然而，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作家内德拉·格洛佛·塔瓦布通过《为什么我们想回家，但又不愿久留？》一书揭开了另一段叙事，虽然不是主流，但对一部分人的影响刻骨铭心。对这些人而言，家是痛苦、伤害和冲突的根源，是一生的精神负担。家庭中的问题往往是不能说的秘密，有些人能坦诚说出与父母、兄弟姐妹等家庭成员的复杂关系，但大多数人没有勇气说出真相、面对伤痛。

内德拉将那些可能对他人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家庭称为“有毒家庭”，其主要特征为：目睹暴力、虐待、家庭成员药物成瘾、身体虐待、言语虐待、遗弃、父亲或母亲精神疾病、父亲或母亲被监禁。如果家庭成员生活中不能严格自律和理性处理矛盾，那么这些问题和矛盾极可能外溢，尤其会对正在接受新知识的未成年子女造成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。

弥合情感裂隙，修补各方关系，这样家庭才能重现温暖的氛围。道理每个人都懂，但要在日常点滴中转化为现实并不容易。特别是对未成年人，内德拉认为，“所谓父母，只不过是孩子的‘人’”。父母虽负有教育孩子的责任，但并不能占有孩子的一切。在我们的话语体系中，这种现象就是父母包办一切，子女娇生惯养，终成“巨婴”。

内德拉认为这些错误做法就是“依赖共生”，即“为别人的生活、心情、界限和感受负责”。望子成龙是每位中国父母



的共同心愿，但每个孩子都不可能复制父母的人生。针对“依赖共生”现象，内德拉的建议是建立一种“界限”，即便是亲人，彼此之间也应有一定距离。用句流行语说就是，“距离产生美”。

内德拉在他的另一本著作《界限》中指出，“自我关爱的根本在于设定边界。界限是负担过重时的自我保护，是向他人表达合理预期的方式，是帮助你在人际交往中体验到安全与舒适的关键”。界限是每个独立人格的应有空间，同时也是“一种需求和期望，让我们在关系中觉得自在和安全”。如果没有界限，即便家人，彼此之间“就会出现纠缠，对所有事物保持同样的视角，以同样的方式生活”。

界限是中国父母最容易忽视的细节。在“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”的逻辑下，中国父母习惯对孩子不顾一切的填鸭式灌输，不管他们是否愿意。虽然我们总是说父母是孩子的镜子，现实中，父母往往

不愿意接受子女的建议，尤其是在身体力行方面。

在构筑和谐家庭关系方面，内德拉提了七条建议，即不要最小化(轻视)别人的经历；不要强迫别人改善家庭关系；不做评判，这样别人才能没有负担地说出自己的经历；不要告诉别人，如果你是他，你会怎么做；不要自以为知道别人的感受；不要说“一切都会好起来”之类的话；不要给别人虚假的希望；问问别人需要你做什么。不难看出，这些建议与交流对象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对对方保持必要尊重。必要的个人空间对培养独立思考的健康人格显然大有裨益。

我们常说家庭是温暖的港湾，这是一种饱含亲情的表达，而不是物质的数字化堆积。事实上，许多生活条件优越的家庭同样存在家庭成员难以和睦，缺乏归属感的现象。内德拉的许多建议切中肯綮，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，东西方还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，无论是家庭和谐内涵，还是个人生存空间方面。在中国家庭里，最大的困难可能是角色迷失。成人更强调自己的独立，却忽视了子女的独立空间，大包大揽的现象更为普遍，教育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。其实，我们每个人完全可以静下心来想想，我们自己是否真的很想回家？是否真的愿意在家里久留？如果我们自己都做不到这些，那么对家庭中的其他成员而言，会不会产生同感呢？

当然，内德拉通过设立界限的方式以打破依赖共生现象的建议可圈可点，中国家庭尤其值得重视和借鉴。

(作者为独立书评人)